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臺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張士銓

西臺集卷十三

宋 畢仲游 撰

誌銘

判西京國子監宋公墓誌銘

公諱慶曾字承甫姓宋氏在真宗皇帝朝有任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譙國公者諱皐公王父之考也在仁宗皇帝朝有任兵部尚書

參知政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謚宣獻者
諱綬公父之考也在神宗皇帝朝有任龍圖閣直學士
右諫議大夫修國史贈太尉常山公者諱敏求公之考
也公以王父蔭起家守秘書省校書郎十遷至朝請大
夫自監南京糧料院十任而判西京國子監積勳至上
柱國封平棘縣開國男食邑四百戶而某之姑實宣獻
公之夫人所謂常山郡太夫人者也某之姊實常山公
之夫人所謂代國太夫人者也故公之卒葬其子𤊧與

焊屬余譔集公之行事以誌于墓道曰莫如我先人之舅氏為知先人之盡也按宋氏出于趙州之平棘宣獻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藏書萬餘卷其所著述纂録合七百餘卷而公嗣常山公著平棘集二十卷河南訪古録一卷先公故事一卷愚谷記五卷纂楹中集碎金一卷嗚呼其有家之遺風矣元豐八年三月哲宗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有司討論垂簾之儀未備惟公家有其書乃詔公上之昔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

政命爲籍氏而籍談爲司典之後令宋氏自宣獻公以儒居位凡郊丘廟祧會朝禮文官名制度一皆出之手至常山公益明習而公繼兩人後卷不釋手者三十年亦多知古今沿革典故公卿大夫疑于事必咨公而後乃行本朝之籍氏也是可尚也公娶燕氏右諫議大夫度之女生兩男子三女子男曰焞與燀也焞今爲通直郎提舉秦鳳路弓箭手燀爲通利軍衛縣尉女曰福和福延福因皆已嫁孫六人曰具郊社齋郎曰圻舉進

士餘女子也公以崇寧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五至明年二月某日葬公鄭州新鄭縣西顏村世墓次或問公之為人曰仁厚恬安君子也公嘗通判邢州國信使吳立禮道病卒公領其後事經營悉備雖其家人不能過立禮非有德于公也而公非有待于立禮也特哀其客死而為之盡力吾是以知公之仁且厚也元祐中以十科取士薦公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者數人而卒不用以太子太保張公方平故戶部尚書呂公公儒故

御史中丞李公之純皆號爲相知而未嘗倚以進也平居惟家學之爲嗜雖一飲一食未嘗忘其學若不知也寧老不用益無慊焉吾是以知公之恬且安也其家世門生故吏類皆聞人後多至公卿而未嘗一挽手公亦未嘗以此望之吾是以知公之爲君子也既與問者道具語因併載而銘諸銘曰

公何遊乎仁厚之域以恬爲囿以安爲宅其安何如手中有書其恬何久其書在手孰晃而赫我祖之客孰芾

而煒我父之士公也逌然惟父是似懿公之銘銘其君子

朝議大夫賈公墓誌銘 原注代范忠宣作

公字仲通姓賈氏其先趙之真定人也五代晉漢之間有仕至給事中者曰緯為太史以史名其家給事之子曰琰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太宗皇帝器之由贊善大夫擢為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于公為曾祖諫議之子諱汾仕至殿中丞卒葬開封更為開封人贈工部侍郎于

公為祖侍郎之子諱昌齡仕至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于公為考公以尚書遺恩為郊社齋郎調開封府開封縣主簿移封邱監潁州酒稅移鳳翔府郿縣令改大理寺丞知耀州富平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賜五品服改虞部比部二員外郎知青州臨朐縣事遷駕部知渠州令資政殿大學士韓公維知開封府薦公東明縣會行役法初下民有以令為弗便而自訴于朝者或曰止之不止得

罪公曰吾非能使民訴亦弗止也行法者果怒諷監司
徼察公罪過既不得遂中公以他法謫監順安軍酒稅
改虞部郎中通判江州判南京國子監官制行改朝奉
大夫知筠州遷朝散大夫賜三品服有使江西行鹽法
者官吏畏罪彊售民以自免公曰吾老矣不能為也即
日稱疾遂致仕今天子即位遷朝請大夫用其子公直
明堂恩進朝議大夫居于家元祐四年八月七日卒年
七十公為人好學慨然有志溫厚質直其見于外者乃

似其中也甚介且廉而尤方于事上不肯趨和順意故雖竟老不用居官治民所至常見稱述初為鳳翔府郿縣令人以紙為業號紙户歲輸錢十萬謂之檻錢其後檻廢不治無以自資而輸不改紙户苦之甚公曰吾請于轉運司不肯蠲也乃自請于朝蠲其輸耀州富平人穿地得泉以聖為號曰聖泉遠近爭取而調之日數百人公時為令不信曰昔嘗有聖人令又有聖泉巫皆妖也遂塞之安邑令劉顗以事掠笞人至死懼罪乃誣吏

自掠人監司使人薄責顗吏數輩不服最後公公謂顗曰君以事掠人死非故也不過抵罪如誣吏自掠之則吏又死矣因誤為故且不可況因殺之一人而殺二人君其安乎顗悟而泣遂服罪渠州人以吏職相高富豪大姓皆占吏職為婚姻民訟與事至庭為吏所亂不得伸公至察知之乃逐其豪惡吏參以貧下戶為之渠人大悦及公去畫像祠之以自慰其在東明吏循用雍熙丁口之籍為奸顧常寛之上戶公更之因得羡丁幾萬

力役均爲始娶范氏封崇德縣君資政殿學士尚書戸部侍郎文正公之女再娶裴氏封仁壽縣君國子監博士士倫之女子三人公直朝奉郎公立不仕公亶蘄州蘄春縣主簿女四人長適三班借職田昱次適宗室三班奉職祚之次二女未嫁卜以元祐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葬于鄭州管城縣周張原以二夫人祔賈氏自給事公下皆有名當世而尚書公之孝友人皆知之凡兄子姪無遠近不能自養者教養之女貧無以嫁者嫁之

仕宦可以官其子推與族人者四及其卒六人皆未官而公視尚書之所為弗敢改既以喪其父兄而弟妹子之孤者十餘人教養嫁娶無一不得其所故自慶歷以來士大夫皆以賈氏為孝友之風而公没之日家無餘資某于崇德縣君弟也與公遊知公而子又來請銘故書其實而銘之銘曰

不顧于通仕以試兮不疾于艱方以自正兮試而止之道則類兮克孝而友由厥世兮銘以納諸昧兮是其志

分

朝請大夫孫公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上柱國華亭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孫公以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高郵之私第公江都人也徙家高郵諱覽字傅師治平中舉進士為河南縣主簿稍遷至秘書省著作郎知開封府尉氏縣縣多兵屯而將官與其副以刻治遇之無狀軍士多欲反者謀因

大閱殺二將潰去及期二將微知之不敢往民多避之郭外洶洶公聞即驚起家人挽止之不可遂疾驅至其所召在前者謂曰將官以刻治若等固有所負而若等所為乃負縣官且若世衣食縣官而殺其將以逃去將安之若等一死固不足惜獨不念父母妻子從若而死耶在前者感悟率其衆再拜就列二將始至猶裹甲公召二將前面數之顧吏為奏按治遂大閱無敢喧嘩是日微公徑折其謀因譙責二將示以無事尉氏軍幾叛

神宗皇帝聞之乃名見為司農寺屬官使利州湖南京西路為監司官制行為尚書左司員外郎使荊湖南北路自荊公介甫為政始治五溪而蠻猺介荊湘桂管之間官兵鎮守勢不能相屬數困擄掠公相視要害增築障塞道荊湘桂管溪峒使相通達兵不留行蠻費大省而患亦息會諫者欲招徠誠州西道胡耳等而辰沅又欲籍蔣波六州猺人為民公即奏罷之及還見上因極言徽誠內屬當時從事者官過其望雖趨走給使之

賤皆欲資蠻以爲官未有巳期蠻猺散漫山谷勢不能
羣聚説諭招來宜無難者然地不可賦人不可使廣無
賦之地籍不使之民而大農之費累百巨萬願界上之
郡縣羈縻之不以累中國後有言者惟陛下察之上納
用之哲宗皇帝即位累遷爲邊帥以直龍圖閣帥桂管
進寶文閣待制帥太原入爲户部侍郎遂以龍圖閣直
學士帥太原太原總四路而嵐石麟府爲邊州麟府又
孤居河外寇至輒傅城下自雝石絶河而西與秦地延州

相望而夏人據有橫山距河為塞不得與秦合元豐中嘗攻得葭蘆元祐中棄之及公來議復取葭蘆而其地峻絶澗谷重阻兵不得前夏人聞之以兵數萬屯境上公乃下令須兵滿五萬乃行夏人益遣丁壯就屯而公兵終不出夏人屯既久涉冬月飢寒皸疾公益修戰備猶不出兵或告敵騎數萬攻嵐石之屯垂敗乞濟師軍吏夜請計事公卧不起及明乃復曰官軍已據便地寇未嘗來也公曰吾固知之矣幕府問公何以知之曰離

石塞外無敵帳就欲為寇非一月不集豈能遽至而不聞乎殆諸將以吾未出兵恐不見寇軍賞輕矣幕府退乃下令具糗糧嚴兵械曰寇將至矣居數日夏人兵十餘萬寇至神堂公厚集其陣以待之兵方接斬數百級獲其酋長數人夏師度不能支遂遁去公曰可矣乃遣王愍折克行將兵出麟府張某王舜臣出嵐石遂城故葭蘆未就寇數萬猝至公按兵不動而使張世永將輕騎由麟州道出其後擊之敵前不能進而後為世永所

擊遂大敗卒城葭蘆而還既退乃使折克行于津慶州斬二千級驅馬牛羊數十萬使張世永與克行復出龍横川斬千級城寧川王文振張其城榆木而榆木無水泉有虵出于南隅人至虵所視之泉如瀵湧遂城榆木而折可大以兵三千四百踰河入斬千四百級寇兵不敢出乃使世永克行城端正平文振城烏龍川烏龍距延安之泉山二十五里而榆木與米脂直于是秦晉始合而寇不得至麟府矣是時章惇子厚為宰相曽布子

宣知樞密院欲遂合兵以取靈武公曰靈武未可取也及移書二府具言靈武非餘力可下且曰靈武之事曩甞聞餘議于相君矣要使陝西不知用兵而以歲月下之今返欲速何也二府不聽公乃上疏論其事子宣怒乃曰皀盧之役甞使支郡市馬僦畜是擾也即以功進樞密直學士而以擾奪二職為寳文閣待制猶守太原公上表謝又曰謝語不虔可謫也復褫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自是數復數奪數年最後以龍圖閣直學士

知渭州涇原路經畧安撫使時上益厭兵諸帥稍内徙子宣欲先事制人使不言即為詔約束諸路固守慎無以私見撓前功且令畫知以聞公方趣州在道因奏言臣去渭久願至渭徐度所宜即所建築城堡居要害地屯戍糧餉可以久矣則臣固無私見屯戍糧餽不可以久而建築之城非其要則臣不敢同衆人而敗國事子宣怒徙公知永興軍又徙成都辭不行奪學士以待制仍知永興軍遂謝病請宫觀得崇禧歸高郵以疾卒年

五十九公有兄莘老仕至龍圖閣直學士以文學行義為時儒宗而公亦以文行進通達世務長于吏治與兄莘老並莘老平生仕宦多推所得之恩于族中而公亦以任子恩官其從父兄弟三人及姨之子吳觀故歷仁英神哲四朝皆至大官得名于天下天下稱賢弟兄者必曰莘老傳師焉然公少以功名自器遇事輒前無所凝滯至辨是非明當否可進而退不可以功名辱神宗皇帝時書凡五六上皆指切事情究極利害其言直而

不忤婉而不同懇至而不迫直有味之言也如胡耳將波之議靈武之疏涇原在道之奏雅不為好事者所喜而子宣病公時子宣在右府邊事悉從中制人莫敢校公獨與之辨嘗移書子宣曰二府之居大臣之傳舍爾去來其常也而公欲不去可乎雖丞相子厚與公稍厚善至是亦不善焉為戶部侍郎以事至丞相府謂子厚曰公之行事公乎私乎子厚作色曰何謂也公曰好惡出于他人而公為刑賞以循之是人嫁怨于公而又責

公也獨何利乎子厚不憚及公駮靈武之議疏書交上由是子厚子宣皆以公為病此其所以謫而終廢也曾祖諱公誠祖諱再忻父諱億太常寺奉禮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元氏贈河東郡太君李氏贈真寧縣君王氏封齊安郡君子渙潁昌府觀察判官渙以崇寧元年正月十七日葬公于揚州某縣某原實世墓之次公之去太原也端明殿學士林希繼之以公所取之葭蘆建之為晉寧軍而榆木之泉以虵異賜名神泉因使榆木之

號置廟祠于其上將吏嘗刻石于廟以頌公之烈云銘曰

智及之勇能行之其行不遲故人以尉氏之事為奇智及之力能舉之其舉也時故人以晉寧之功為希謂公不武晉寧以城謂公尚武靈州不行誠豈為同秦晉以通不行豈異兵家之貴以是而庸以是而廢以是而功以是而罪終焉而無愧嗚呼吾傳師之不可不銘也亦以是

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諱兢字彥履其先曹州乘氏人也慶歷中徙家鄧州之穰縣因葬其上世于穰更為鄧人嘉祐中及進士第調峽州司戸參軍移洛州曲周縣令未行丁外艱繼又丁內艱思慕哭泣築室于墓次終三年之喪服除調延州膚施縣令滿當代去守臣以公治膚施狀請于朝廷改著作佐郎再知膚施縣事故樞密直學士李公承之為中書撿正官察訪河東陝

西辟公為屬用故端明殿學士趙公卨及今集賢殿修撰章公楶交薦簽書觀察判官改簽書節度判官轉秘書丞今觀文殿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公管勾機宜文字轉太常博士團結鄜州路五將軍馬并為條約皆施行以功遷屯田員外郎李公承之為三司使辟公管勾度支帳司軍興從陝西轉運司辟都大監護陝虢華耀邠寧環慶八州糧運入界至靈州官制行易所居官為朝奉郎罷帳司轉朝散郎知宿州入為倉部員外

郎遷郎中賜五品服今上即位遷朝請郎轉朝奉大夫元祐初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改京西南路歲大饑隨州之南有剽掠于野以為食者多至數百人朝廷患之遣公同轉運使按捕類皆得棄市罪公為分别輕重所當活者甚衆轉運初不聽公公曰歲饑民無食就有粟者食爾豈與攻刦斷道椎埋為姦者同耶轉運使曲聽公奏當論死者才二人改提點秦鳳路刑獄未至入為祠部郎中改金部遷司農少卿又遷將作監轉左朝散大夫

累勲至上護軍出為京西轉運使會宣仁聖烈皇后宴駕山陵應奉猝起公謹出納損侥倖均力役蠲末費陵事因以取辦人多稱之亦有怨之者期年召還知曹州轉左朝請大夫公舊知曹風俗而曹人亦知公之能既入境盜賊不除而自止猾民狡吏斂手曹遂稱治明年公以疾病請致仕得請未行而卒于曹實紹聖二年二月六日也壽六十有四公長八尺二寸語音如鐘居官治民以嚴稱若不用法者而取舍擊斷實皆在法中尤

能察盜賊初辟鄜延爲機宜從帥呂公巡邊至禮萬谷遇盜未得公言盜可捕狀使人如公言捕之盜果得後在京師奉朝請宿州徐一起爲盜抄掠旁數縣神宗皇帝問孰可爲宿州守者近臣以公對上即命公知宿州因詔問治宿如何以止盜公上言朝廷法令明具民物安樂然盜賊不止者州縣但行罰而不行賞賞之不明猶不行也賞不可以徒行顧特賜錢五十萬以待可賞者則不憂盜矣神宗皇帝許其半至宿傳示有人告盜

者知其實而賞之居數月宿州盜賊解散而徐一獨未得公奏罷朝廷先所遣捕盜之官自請期年必得又數月果得徐一及其黨數十人以告徐一者聞諸朝上特官之及為京西南路提點刑獄有盜管三起蔡州轉刦諸屬縣熾甚朝廷為遣使督捕莫敢近因詔公至蔡州捕之公曰蔡非我路也我往而得盜有嫌不往則盜不可得非朝廷所以遣我意也遂往至則盡更為前約束設方畧自使人捕之管三又得故凡有名盜未得人皆

曰何不使王彥履所至厲風采不以徼倖貸人吏民側足畏之服其施設不犯然不純任刑罰好爲條教拯拔成就有德于人者甚衆從軍靈州時軍中病死者頗多棄之不收轉運司有帳下督王慶病死將棄之公曰慶有所乘馬可以載其尸何爲棄之因收斂縛其尸馬上與並行數百里得入塞送其家葬之初至宿州廷中有桎梏而立者數百人問之曰負錢無以償官公盡解脫遣之曰與若等期一歲善爲生力作以所有來償無累

我幕中吏爭以為不可公不聽後果如期而至盡償所負無一人亡去具告徐一者符離牧羊兒也既得官無知得其告賞緡錢不能為生公召教之親為區處使買田求士人為師學書計令益有知能仕宦故公雖以嚴用而人稱為君子多愛之者以知吏治本末故也曾祖諱文素大理司直祖諱朏不仕父諱餘慶光化軍錄事參軍贈左中散大夫自司直至中散或仕或不仕而皆有以得稱于曹妣朝氏贈南陽郡太君妻陳氏封壽安

縣君生子七人確早夭公立鳳翔府法曹參軍公亶公
奭皆太廟齋郎碩磧公亮先卒孫男五人琮璹球珪璃
孫女九人以紹聖二年十月十七日葵公于鄧州穰縣
鄧邱之南原以壽安縣君陳夫人祔有文集十卷邊防
議一卷銘曰
王氏在曹不顯而德及大夫公卿士是則百城是式忠
孝是力不棘不求有聞于世大盜屢夷惟公所之孰嚴
其聲惠實在下歿猶及之况乎生者介然其中挺然其

質慨然其為較然其實何必銘公公自不沒

吏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公諱昱姓劉氏晦叔字也家世居曹為曹人有名有古者以官治葉三年葉人宜之遂留不去因家焉更為葉人晦叔之考諱惟新祖諱從一曾祖諱文顯而考以晦叔贈官至正議大夫由正議而上閭三世不仕至晦叔始以仕行其志雖不至通顯而操節治行號當時聞人葉城劉氏遂為令族矣晦叔嘉祐中以讀治五經得高

第歷真定尉上元縣主簿博平令改大理寺丞簽書永寧軍判官有能名擢知開封府襄邑縣為京西轉運司屬召對提舉秦鳳等路常平自是為河北淮南轉運判官京西成都陜西河東轉運副使間為戶部吏部員外郎郎中使大遼國押伴夏國泛使江淮荊浙發運使知晉州涇州滄州太平州亳州應天府凡二十八任五十六年未嘗有瑕謫為人樂易溫厚而明于事其治民也視公家如視私家而為之政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焉

故所至稱治而行之久見于事者衆故人以為有古循吏之風在涇州時本道數被寇邊吏多為守計不出公曰攻守豈有常哉乃總計内外屯營犒材峙糧若將繕治而有所待者期年而辦居無何詔進築平夏發涇以奔命樓櫓之材以間計者三百四十有九他州倉猝一切取于臨時而公獨辦以繕治諸營材附調夫以行無一物取于民者平夏之後漕臣下令為驢運驢至生地無芻菽多斃踣于道糧亦肩越希有達者公獨教民

以小輈饋邊用二人輓致之既益多而入生地無芻菽之患小輈行速獨先他州至平夏帥本道者乃下令諸州視公所為而法之平夏既城士卒罷歸者數萬人邊塞涂寒公乃預飭屬縣為衣裘容室備糗糧以待又移文旁郡相與撫其歸者旁郡如公之教因緣所活無慮百數萬在滄州時河北歲大饑朝廷遣使者督視所在賑給州縣大為俵發人人而給之以給多為功公曰給其所當無多少也務為給多則後無繼矣秋雖饑而在

少壯者尚可以自養乃先廩給其老弱疾病而徐及壯者他州厚其初至春果無以繼卒多飢死而公之境內歷三時無有飢者茲非治公家如治私家之明驗耶茲非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之效耶雖行令之道而有古循吏之風信矣公累官至奉直大夫娶楊氏韓氏卒皆贈恭人長子曰民質次曰民師朝奉郎次民瞻朝散郎次民則宣教郎次民獻通直郎未名而夭凡六人孫曰璞曰琢曰瓌曰璪曰琚曰璟曰珞曰珣琢通仕郎瓌將

仕郎璪與琚皆夭凡八人女長適宣德郎張忱次適朝奉大夫崔獻次適文林郎王本許許嫁未行而亡次在室凡五人孫女長適將仕郎王顒次適將仕郎張安老次適承奉郎范直清次適承務郎時謙牧餘在室凡十一人曽孫男曰鐸曰鏜曰鎮曰釗曰鈞凡五人曽孫女一人嗚呼可謂衆且盛哉公守應天後倦于吏治乃請宫祠于朝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居許下日與許下諸老及賢士大夫以詩書琴奕自娱凡九年至政和四

年八月請老于朝以其月七日卒于家年八十一嗚呼其壽考康寧而善終哉公既卒諸子卜地于陽翟縣晉臺鄉紫雲原將以政和六年七月庚申葬公于所卜之原而再拜泣血謂銘其墓于東平畢某惟某雅與公遊乃網羅公之行事與其所踐履及官封卒葬而為之誌誌成以示沛國朱光裔公遠公遠曰是皆公之大節也抑有餘事可以益諸仲游曰可哉公遠曰公在襄邑時有疑訟更數令不決公曰何訟之疑而不決如是第

未察爾乃深探其事指授而決之不在意也後二十年公守亳社舟次泗上有焚鄉再拜正直公之舟者問其故曰公在襄邑所決疑訟之人也指其鄉曰懷此二十年矣今得見公于此故焚之一事也公之子若孫既衆多而其待兄之子偲與民章猶已子也自偲孩提即教使為學舉進士及長與其子民師皆以進士得第而偲仕至宣德郎而卒公哀之會大禮當任其孫璞為官公輟薦璞之恩廕補民章之子瑗瑗仕至宣德郎又卒公

又輟薦攘之恩蔭補偲之子璹則晦叔處兄弟間亦至矣二事也公性恬安守正而不肯與物忤荆公介甫父子愛公為人數稱之公以官居洛故相高平范公與當時諸老亦愛公為人稱之如出一口元豐中神宗皇帝聞其能名對面賜諭甚渥其後出入内外與搢紳士大夫游無不得其心者是宜取大官美禄以鍾其金玉于家然官止奉直大夫任不過發運所居之廬纔足蔽風雨而田園卒歲之外無有餘者以此知公仕宦出入中

自有義志在奉公如私以愛民為本要之稱職無所負而已則良心尤可知矣三事也雖非大節亦可以益諸棊曰嘻孰謂小哉是亦公之大節也因併載而為之銘

銘曰

凡今在公治不為易厥惟其家願言則治趣公如私昧者不為嗚呼公乎獨能為之涇水之陽滄海之涘公為民父民為公子孰有孰無如家亹亹惟其亹亹是以煒煒有子蒸蒸有孫繩繩孫復有子兄子兄孫兄子兄孫

再振以恩何斯銘斯公半古人

陳水部墓誌銘

君諱知雄字守柔陳氏故右正議大夫致仕述古之子故太子太師致仕鄭國文惠公堯佐之孫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尚書令秦國公省華之曾孫也世為蜀郡閬中人後從鄭令為鄭人君年十五以文惠公恩守將作監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為人博文強記倜儻任氣節喜賙人之急具仕官不畏強禦日與上官辨是非必得當

而後止上官多不恱者人或告之君自若初監河南府
酒稅次監信州鹽酒稅竟以與上官辨事為所中傷而
廢其年未三十也君一廢四十年治平中以神宗皇帝
即位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濮州團練副使可以復仕
矣而遂不仕具居閭里日飲酒為詩篇治宅種田油然
自得出入游縱恢諧笑謔雖老不衰嘗大病幾死人以
為自此衰矣而病已如故人問之君曰他人病者憂死
病而有憂所以益病且衰也我病即待死爾不憂故不

衰知者以爲名言君年六十有九正議公尚無恙往來蔡鄭之間白首問安人皆嘆息焉其後正議公卒君持喪居鄭里至元祐八年君年七十有一平居無事遂卒實七月一日也娶張氏故翰林院學士復之女孫故內殿崇班成之女男三人長曰復前河南府永寧縣尉次曰某次曰某女三人長適右通直郎辛友直次適進士介瑜次未嫁卜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懐忠鄉某里某原其子復乞銘于東平畢某某之外祖贈金紫光禄大夫

陳師古即正議公之從兄君于其母黨也其可不銘銘曰

噫守柔公相孫强其志也其身仕一跌不復論年雖老氣益振所好義且多聞人從游日諄諄今已矣嗟外門猶有待觀後昆

倉部郎中王公墓誌銘

元豐二年四月河大決澶州濮陽北流注于海故寶文閣待制吳居易方在都水領使者議欲滙為東流隄故

道而復之人多言其非是而直居易者亦衆故東流北流之辨累歲不決是時故朝奉大夫王公㞦之為都水丞上言傳稱鯀障洪水而河北有鯀隄則是隄而障之與水爭道者鯀也書稱禹隨山濬川而孟子稱禹疏九河決汝漢排淮泗瀹濟漯而無一言及于隄障者禹是也今折大河之勢而回之則積芻茭科人力築隄以居與水爭道小淤則小增其隄大淤則大增其隄水非徒行于地上也而又行隄上則終不免決溢之患願因水

之行善導之釃二渠疏孫口鑿狠村塞竇潻以順水之
性無與水爭道書再上各數百言下之有司不省後竟
隄其河而回之至元符中河卒決內黄北去泛濫十餘
郡朝廷治主回河議者之罪而有司反置公名于主議
者中曰是不切事情論北而意欲東也罷公所居倉部
郎中職事或謂公宜辨公曰我言在也可求不必辨及
公之亡葬且有日其孤師覺持公言上之遺藁與宣德
郎王叔堪狀抵公同年進士畢某泣血再拜而求為銘

余固以辭不獲又視公之遺藁良信因雜取叔堪所載而銘之蓋公自瀛州防禦推官五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又兩遷至朝奉大夫致仕歷商州洛縣主簿知同州馮翊縣監同州阜民錢監權京兆府觀察推官知孟州汜水縣事知南外丞公事行都水監丞夔州路轉運判官提舉利州常平等事權知兖州守尚書倉部員外郎遷郎中積勲至騎都尉曽大父諱其為起居郎贈吏部侍郎大父諱元一為職方員外郎贈刑部郎中父諱規

為晉州冀氏縣令贈朝請大夫公以元符三年四月十有三日卒于京師以其年七月二十日葬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金谷原上銘曰

王氏居孟從家河清諱森者誰大夫公名公在場屋當先衆鳴決科如掇盃振厥聲試吏洛南攝商洛令公田所入車數十乘晚而返之歸若懸磬其在京兆從事以時陳因三人謂死不疑公猶懇請讞而生之既生其因復念厥士有勞靡論但救其死李馮二猾並暴汜水公

往為縣猾不少止李敢大言我實唐裔公曰欺余創其非是并馮治之屏不出氣元祐已巳公始奉使為南外丞河汹不制公趣原武拏舟夜濟奮以居前人恐如綴有子共行旁立不避公曰歸哉我乃王事從決濮陽遂徙北去或曰隄之可使東舊公實有言築隄而處豈不遽回後艱孰禦公言不售更使劍外歲饑嗷嗷民靡所戾公先下貧以及一切廩而蠲之否則吾罪既言而行公遂還矣東魯巖巖具政甚美考公舊言入朝為郎為

郎三載河決內黃謂公議北厥意不臧遂去郎位匹馬
兩童不趨而跌周義之中或俾公辨公曰何哉得之匪
求失亦自來雖有詒之吾口不開入莫與直謂天或假
所宜百年以永居下胡以嗇之一疾而謝公配張氏繼
者二室曰江曰賈皆祚大邑有六男子足侈公後希道
師覺居長而茂女實半之厥孫則倍六十有六中壽之
次知公有人匪時之宗潞公太師丞相汲公凡厥高位
我引我庸欲行而柅以放于終伊洛之北有原隆隆有

水瀰瀰有山崇崇窒之而銘之以諗無窮

西臺集卷十三

西臺集卷十四

宋 畢仲游 撰

誌銘

登封縣李君墓誌銘

某曩以事留東州得拜右司李公而與其二子偁伉游元豐八年十月偁自東州來語某曰吾有兄好學而丈嘗事先生姜潛先生以進士不足累吾兄弟勸學賢良

方正吾兄亦以其文自負昔鎮戎失守吾祖尚書坐貶官先君年三十乃詣闕上書訟尚書之冤以為失守之罪在帥不在裨將而帥韓魏公也得正其罪人以為孝及吾先君為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四年不得代而魏公適為丞相吾兄乃以書見魏公魏公曰非敢忘代也蓋難其人也吾兄曰知公者以公為難其人不知公者以公為復私怨也魏公深納之而先君始北遷矣人以吾兄有先君之風方先君之守扶風也吾兄疾病且不起

及使河東名見神宗皇帝知而問焉先君以實對神宗
皇帝蓋亦憫之使吾兄而至于今可易量耶今將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吾兄于某州某縣某鄉某原從先君之
墓次敢屬于為銘曰不敢辭按君名脩字適道趙郡人
也曾祖克明任虞部員外郎贈户部尚書祖緯任西上
閤門使滎州刺史贈户部尚書父師中任尚書右司郎
中而君右司之長子也以祖任試將作監主簿嘗任河
南府登封縣尉熈寧元年卒于官享年二十九娶王氏

生子一人曰睤爲太廟齋郎早卒女三人長適承議郎江敏次適進士范某一未嫁而君行事爲人凡如其弟偁之說銘曰

學美矣而未終乎志志美矣而未加乎民惟其生也仁人之孫惟其游也君子之門世勇于孝少而有聞宜千萬年與銘皆存

王彥明墓誌銘

清源王氏之先有諱維清者爲處士居河陽處士之子

諱極贈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始自河陽徙家于汝為汝人虞部之子諱綬官至殿中丞殿中之子即君殿中生六子而君第四諱暕字彦明汝鄭許洛之間士多治辭賦從科舉而君獨狹陋詞賦不肯學故以未嘗事科舉專為長短歌詩以自娱多或數百言初若不經意及成雖宿學不能過也為人敏學强記讀書纔三四過即不忘輕財尚氣節遇人緩急雖傾困帑以賙之不辭也虞部君無恙時有田在其郭東雖稍治而未盡其地力

殿中君久宦不遂欲歸汝而郭東田一歲之入不足以贍一歲之用乃使人謂諸子曰吾欲歸而田不治歸患不足不歸非吾志也君年纔十八即奮曰是吾職也因募人剪伐其榛棘貍除其蕪穢糞治力耕期年為上田歲入十倍殿中君遂致其官事而歸日與賓客置酒高會供帳食飲甚設皆出于田中殿中君乃喜曰使古人為子不過力于仕以禄我而吾兒力于家以歸我豈少也哉是時殿中君卒年五十八君年二十三紀家事惟

君之所為議論詞章日進而君忽病遂不起君卒後五
年殿中君亦卒然王氏居汝遂為大家内外幾千指而
郭東田至今不廢元符中余来居汝汝潁之間亦有田
可以冀治輔益吾生而患其力不足也故余雖閒而未
歸欲于門中求如君者從事于田以歸我蓋未見也及
君攺卜有日其子霖屬余為銘余欣然為之有以哉君
卒熈寧二年五月壬子攺卜于大觀二年二月甲申
與其室宋夫人合葵有二子長曰騊後君十年卒次即

霖也與余游汝人以為長者銘曰
山矗矗兮水洋洋中有人兮汝之良學不為仕兮言成
章履田如職兮親裕而康以一室兮信一鄉命雖不淑
兮家則昌新丘故里兮其銘其藏

奉直大夫千乘畢公師聖墓誌銘

千乘公畢師聖者諱從周師聖字也畢氏望出東平而
自唐末五代以來世居代之雁門為代人至太原文簡
公始葬其父太師于鄭之管城子孫從之者五世矣故

鴈門之畢今多為鄭人太師諱義林仕至澶州觀城令以文簡公貴贈太師太傅文簡公諱士安嘗相真宗皇帝薨于位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謚文簡文簡公之子有仕至太府卿者諱慶長自太師而下至太府即公之曾王父王父與考也太府生六子而公居季未長而孤伯仲皆易之已而伯仲出仕多病死或廢老于州縣而公仕宦歷五朝無毫釐過失為武興洋州東陽岐衛太守所至見稱贈其父太府為司徒贈其母趙氏為榮國太

夫人兄嫂姪及姪之子生養卒葬次為嫁娶者甚衆雖不至高位而在吾門中以德稱者三十年豈易有哉公初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十一遷至奉直大夫積勲上柱國千乘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歴漣水軍漣水尉滁州司理參軍耀州華原縣令監青州酒知河南府河南縣簽事判官太府主簿通判河南府事知洋州興州婺州管勾西州嵩山崇福宫起知鳳翔府衛州判登聞鼔院復請崇福遂致仕終焉平生為人長者質重氣和言

若不出諸口從遊者望而接之則知其有德性居家澹然雖甚忤不愠雖甚適不喜而接遇人物無久近恭謹之意常存不懈在官如在家人見其温厚而不苛以為必有適事然所治整飭吏民信愛與洋二州皆以課最論晚為岐守會朝廷用兵湟鄯岐當孔道事劇于平日十百亦以辦治遷初公為大理寺丞出守青州酒道遇天章閣待制河北都運使韓公縝謂公曰賢者何自為酒吾幸得出入朝廷為從官奉使于外若同諸公薦賢

于上則賢者宜在朝矣公曰食貧口衆親意以外官為便願公止也韓公又曰北道州鎮相望中多大縣親意既便外官欲以一大縣累賢者意不亦可乎公曰奉親至此親意既已便矣而又更求便官願公止之也韓公笑而去然嘉公引分陰重公未嘗忘也及韓公顓以觀文殿大學士守京兆而故資政殿學士張公瓌守河南公適通判府事二人者嘗論公為人及上詔舉所知遂同以公應詔故公仕官四十餘年知交滿朝若階以進

取甚易而公不為然人之知公者多此類也娶趙氏視公爵為恭人生三男子兩女子男子曰仲淵儒林郎曰仲文從事郎曰仲莊將仕郎兩女適昌黎韓公輔河南趙儆而仲淵兄弟復有十一男子每歲時起居為壽公坐堂上三子十一孫成列再拜於前公笑而頷之晩節之慰可勝道哉公以大觀四年八月九日終養于西京之里第年七十二以鄭之世墓無地可窆乃改卜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司徒之原葬公焉實政和四年正月

二十日也而豫屬公之族子仲游銘其墓仲游曰世亦有族子而銘其叔父之墓者乎曰柳宗元銘其叔父侍御史之墓而六一居士歐陽公銘其叔父成之墓仲游曰然則叔父行事可紀而銘亦可為也銘曰

在昔冊畢克成厥終遐哉邈乎至于咸通咸通之相有庸在史爰及景德文簡復起公何人乎文簡子子洵厚且和克恭以濟不棘不求匪遷則最在漢有人家於陵里舉號萬石公德是似多子多孫庶多受祉銘以永之

惟千萬祀

魏國王夫人墓誌銘

故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中太一宫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高平范公之夫人王氏大名人也曾大父諱祐為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太父諱某為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父諱質為天章閣待制而宰相魏國文正公者乃天章公之伯父也始天章公與范文正公相友善約以兒女為婚姻夫人其長女也以歸高平公而以次女

歸令右丞公夫人生長于王氏貴盛之時天章公愛之居處服用幾于侈而范氏自文正公起家即每歲減損以為法雖貴不肯改居處服用甚約及夫人歸范氏人憂以為不能安而夫人至則如未嘗生長富貴之家者人始賢之其後高平公仕于朝益自菲薄以收宗族將濟人之緩急而夫人行之于內亦均節有無于上下雖族屬數百指無異言者高平公既貴有祿錫夫人更推財以賙內外凡男女之孤無所歸者高平公為之婚姻

者數十人洛陽衣冠家有女子因其家破為人所略賣夫人聞之急推金帛以贖之為具衣衾資裝以嫁之于是宗親內外益以夫人為賢而不可及也元祐中高平公為宰相夫人以命婦入見禁中太皇太后聞夫人之賢賜夫人坐問勞慰撫之尤盡至不用常儀張椅置足牀賜夫人坐夫人不敢正坐太后揖之使正夫人不敢登足于牀太后揖之使登是時高平公數求去位因詔夫人勉高平公無求去且曰帝富於春秋大臣者宿未

可去也高平公既終去位以論捄元祐大臣呂大防等謫隨州繼以散官謫永州夫人隨至永州一年薨壽六十八實元符元年六月三十日也夫人之子男五人曰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而正民正路先夫人卒女五人適崔保孫莊公岳司馬宏蔡敎郭忠孝而崔氏司馬氏二女先夫人卒歷封同安縣君同安郡夫人英衞燕魏四國夫人夫人薨後二年高平公得北歸今天子乃盡復高平公之官爵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歸

穎昌私第歸後五月高平公亦薨其子正平正思乃以其年四月十日舉高平公與夫人之喪合葬于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之原而以高平公之治命屬其門人畢某為夫人之銘某從高平公二十年謂公以忠義世其家得盛名于天下者公之所固有也及聞夫人之事然後知公所以得名者夫人有助焉蓋夫人天性簡儉治家嚴而以恩行之頗知出處進退之大致高平公為御史諫官時數以言事斥逐家事益落夫人無儉易若皆

安之時勉公以國事不及他也後居相府公不改平素而夫人亦不事文繡衣服珠玉至於輕財樂施汲汲賙人之急如恐不及則其性雅與高平公合故公一心國事無所内顧行𡙁名于天下者夫人之助豈微也哉以是而銘夫人可矣銘曰

夫人之出有閥具門皇祖伯父實惟相臣歸于范氏文正公子亦為宰相二家之美夫人不顯淑德令儀合其宗親仁以濟之宗親如一施及于外以成其家夫人之

志吾道既南靡不居晦夫人從焉雖殁而在歸祔夫子孔安且正銘以昭之夫子之命奚以傳之必有餘慶

延安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其上世嘗顯功名于建隆開寶之間號為勳臣夫人年十有八歸王氏為故秦王審琦曾孫西頭供奉官堯善之婦生二男四女而一尚皇叔故贈太師尚書令荆徐二州牧魏王為潭國夫人因得召見禁中賜冠帔元豐二年魏王有疾神宗皇帝與慈聖光獻太

后宣仁聖烈太后皆幸東宮視之疾少間譚國夫人入
謝詔問其世家贈供奉府君成州團練使封夫人延安
郡太君魏王亦為夫人起大第于里中而子溥又賢好
學通書為文章以從科舉夫人益自慰以捐金帛賙其
宗族及賑族中之不能自存者而居家則嚴飭不妄喜
笑縞衣疏食齋戒從浮圖法未嘗為戚里間事元祐九
年三月九日以疾卒卜其年月二十九日庚午葬于河
南府永安縣蘇村秦王之墓次溥之遭夫人喪也東平

畢某往弔之拜首稽顙號泣自去罪罰不孝以喪夫人
不自死滅尚惟後事之圖今葬有日矣事嚴而迫顧以
誌銘為屬乞哀而許之按夫人曾祖諱繼旻左藏庫使
祖諱崇雋洛苑使賀州刺史父諱武仲三班借職世居
鄭州之管城夫人之男長曰涇先夫人卒次即溥也皆
右班殿直女長適皇叔寧遠軍節度使鞏國公宗祐
封永寧郡夫人先卒次適應天府虞城縣主簿趙彥次適
皇叔冀州防禦使仲憪封靖安郡君亦先夫人卒其幼

即潭國夫人潭國爲神宗之弟婦今上之叔母宣仁聖烈太后之子婦則其母亦不戚而夫人乃持麤非食勉其子以儒素賙宗族賑閭里以清淨自娛樂非賢夫人能若是乎夫人年六十九一孫男三孫女其孫男名伯鸞云銘曰

維王氏有造于國以基厥家侯王間起踵成其華夫人何歸秦王之裔生子何從魏王之配子配魏王有煒其芳英祖宣仁實爲姑嫜夫人爲母不泰而約匪車輿是

憯以約爲樂㓂其有子敬恭朝夕夫人燕之旣壽且懌

匪夫人是銘孰爲茲石

田孺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九月故宣徽南院使郭公仲通之子忠諌戰殁于永樂其室田氏孺人年二十七旣終其夫之喪父母欲奪而嫁之孺人守義不許事其舅姑及宣徽公薨衛國太夫人寡居而老以嚴聞孺人事之弗懈鷄初鳴則起昧爽而至衛國之所問安以侍不敢退食飲非孺

人所謂視不舉衣服非孺人所紉製不服起居上下非孺人扶承不適及夜振牀布席起衾簟枕几以告衛國卧孺人俛而覆之乃退至鷄初鳴復起以為常衛國曰是善事我乃使孺人主其内事方孺人之寡也其子體仁數月以父戰歿得官及長調監南京楚丘縣酒税衛國命隨其子之官孺人辭不可乃使體仁自之官孺人但往視之三月而歸曰我去衛國之傍三月如三歲也衛國益老孺人事之益盡不復歸其室夜分而寢不離

衛國之側張半嘗席不帷孺人既白首衛國尚無恙孺人起居起孝猶如初爲婦時及衛國薨孺人哭泣思慕二十一日而得疾七月而卒年五十八故洛城之人識與不識皆曰田氏之子郭氏之婦其孝可稱也孺人之望出鴈門自元魏至唐家于京兆今爲京兆人故文思使銀青光禄大夫諱守度之女也年十六歸郭氏生二男子四女子而寡未嫁時長男已卒未名次即體仁也今爲從事郎澤州司戶曹事既寡而老始嫁始娶婦長

女適朝散郎尚書戶部侍郎王革幼女適從事郎河中府滎河縣丞呂輔修而其中二女未嫁卒有四孫曰申義好義與義和義孺人之卒在政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其葬在閏四月二十二日其葬之地則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郭氏世墓之次祔其夫之兆實南化張里之原也孺人之初病也猶經理家事及病日侵乃手自疏家事之曲折以告後人且曰我爲嫠婦三十年事衛國四十二年衛國之撫我厚故我不敢不盡曲折以告已

而曰我嫠婦之薄于命者也一子四孫是所有也他無以累後人人憫我欲爲一堂以居我可姑止我安于廡下久矣奚以堂爲遂以孺人手疏從事云銘曰

柔令婉嫕洵穆且那有厥家兮警戒靜専誓而弗渝夭厥夫兮左右後先靡寧靡居燕厥姑兮姑之燕矣嫠之愉矣姑之逝矣嫠之痛矣何痛不已嫠之盡矣維其盡矣是以銘矣

清源王太君宋氏墓誌銘

清源王君之夫人宋氏者汝人也周顯徳中太子太師彦筠之六世孫也父諱輔臣祖諱寅曾祖諱丈蔚或仕或不仕夫人年十六歸王氏二十二而寡季父清臣嘗欲奪而嫁之不可至五十九而病卒于汝城中之里第初余來居汝與夫人之子霦兄弟游比今幾十年故夫人之病也往問之卒也往弔之而霦因屬余銘夫人之墓余雖知其賢未知其事以問霦里中有道者里中人曰夫人之喪其君子也年尚少縕衣無飾以事其舅嚴

中君姑長安君不怠舅姑有祀事簠簋非其所羞不以祀舅姑有賓客籩豆非其所烹飪不以進雖舅姑沒不衰殿中君生六女皆嫁傍近士大夫家貧不給夫人調護之甚厚不能自任則廩之舍止未定則為室廬以招之有緩急則推金帛以賙之或致謝焉則曰此舅姑之所以庇後人也不為諸姑費則異日無以見舅姑于地下奚以謝為夫人之君子有兄亦叅世娣姒之間相與如姊妹故霖之從弟霖亦相與如親兄弟而凡在夫人

之門內者無小大皆誾誾如也遂為孝友之家至于整比家事動有法則薄衣食而厚賓客雖僮御未嘗以聲色使之則猶為夫人之餘事也余曰嘻然哉吾有聞焉吾有見焉凡里人所道者余亦聞之而夫人之家內外千指郎第稱是用以自厚無不可者而夫人之終無新衣焉製衣而斂此余之所見也以所見而合所聞則夫人之事無可擇者遂銘夫人之墓余銘夫人之墓在改歲後六日去夫人之喪四十日其葬後余之銘二十七

日寳大觀二年二月三日也夫人之君子諱暕二子七
孫其長子曰騊早卒次即霂也其孫一男子六女子孫
男二歲未名孫女以次適人矣其葬之里曰王道鄉曰
新豐在汝梁縣東十里云銘曰

夫人之歸灼其華篚筥籩豆孰與加緼衣恤緯矢靡他
燕及諸姑亦孔嘉里中之衆不汝瑕端以孝友名其家
雖不百歲庸何嗟

仁昌縣太君李夫人墓誌銘

曩遊洛孟之間覯書于慕容氏得會稽顧臨所作隱君之誌言隱君築室河上終其身不仕御家合族資生之具一皆有法而上下均一不見聲色閨門之内整于公府因廢書而嘆曰隱君治家之管仲也賢哉後吾以中子娶隱君之季女頗知其夫人亦有賢操躬自減損而調護門内之人小大曲盡始悟隱君以治家成名者夫人有助焉及夫人終養而葬其孤泣血屬予為銘得所書行事一卷覯之言夫人幼失父母而知良長與兄嫂

而知順教子而子好學有成教女而女嫁人皆為賢婦

與其姊安福縣君同處陳氏之門而知相尊愛終安福

之身如一日凡喪嫂孤貧不能自生養夫人存問資給

而終嫂之身如一日則又廢書而嘆曰豈特隱君者治

家之管仲而夫人亦隱君之孟光也蓋夫人之性和而

有禮寬而有法平居未嘗與人忤而人忤之則嘿然不

知校也曰忤而校是與忤我者等爾也推此心于門中

門中其有不順者乎然陳氏自唐歷五代至今合食共

居者幾二十世家數千指非世世有賢子而又有賢婦豈能也哉而夫人即吾所見之一人也是可銘也夫人姓李氏故光禄少卿晟之子皇祐五年歸于隱君年十七大觀元年以子恩封仁壽縣太君三年正月六日以疾終于里第年八十即以明年正月丁卯歸祔于河陽縣太平鄉北閭里隱君之墓子三人女四人孫男女八人長子曰立之奉議郎通判齊州仲温之季至之皆爲名進士女長適朝請郎文維申次金部員外郎范域次

翼城縣丞李操次均州司理參事畢大亮而文氏畢氏二女皆先夫人卒所謂隱君者名安禮字正叔以行義居鄉可出而處故號隱君贈太尉諱貫之季子也銘曰陳氏之系遠矣合百室而與居非子子婦婦而繼出安能傳世十九而同廬隱君之賢吾所聞也既有誌之者矣夫人之賢吾所見也其可不誌而舍諸少而知良者性也長而知順者義也況又能親其親而恤孤隱君之阡比于皇姑夫人從之其安只且

畢氏墓誌銘

宋故尚書駕部郎中贈太常少卿畢公從古第五女生而柔惠和厚女之賢者也葢嘗許歸于人矣而以熈寧六年正月十四日卒于汝陰之沈丘年十有八至元豐六年八月十一日歸葬于開封府管城縣富戸鄉祖姑李氏之墓次其母徳興縣太君陳氏良其未嫁而夭也實使仲甫治葬而使某序而銘之曰

奚厚而質奚嗇而齡維家之矜其藏其銘

西臺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臺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張士銓

西臺集卷十五

宋　畢仲游　撰

行狀

丞相儀國韓公行狀

元符三年十月詔以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南陽開國韓公為右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故侍中魏國忠獻公子也忠獻之子六人而公居長為人外

和美鬚髯姿貌辭氣大抵類忠獻而仁厚平恕無所矯飾自忠獻在時已有人望識與不識曰是魏公之子而如魏公宜其復為相也及為相制下都城傳布除目行道之間鼓舞相告先是公在仁宗皇帝朝嘗以太常少卿充大遼正旦國信使燕于遼帳遼主問左右孰嘗使南朝識所謂韓侍中否或言國信少卿貌類其父果類否對者曰實類遂使工人圖之至神宗皇帝時公復以給事中使遼持禮詳重姿貌益奇偉凡在北廷之人皆

拭目觀之及公為相後遼人賀正使蕭喜張從約來語
行人李某曰北持禮回北主問韓忠彥今安在從約對
曰在大名北主曰何為相而在大名耶居兩月聞為相
制下北主大喜不覺大聲起曰此真宰相矣然則忠獻
魏公事仁宗英宗神宗為宰相九年定冊安宗廟隱然
為時宗臣而公亦歷事四朝出入內外所至可紀卒亦
至宰相公之行可得而言矣公諱忠彥字師樸魏公而
上七世家于安陽故公為安陽人以魏公任恩守將作

監主薄力學為文章登進士第改郊社局令勾當府司檢校庫丁母魏國夫人崔氏憂服除改祕書省著作郎神宗皇帝即位遷祕書丞魏公辭位去國以故事召試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宗室秦楚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傳至庶孫疑所襲議者欲舍庶孫而使曾孫襲封公奏言申令所載以古禮嫡長孫之外皆為庶孫既在庶孫之列則雖非見襲之子朞服兄弟亦皆庶孫矣今庶孫在也而舍之使曾孫襲封若有大

功庶孫而無曾孫則將誰使襲乎抑遂除其國乎今秦
楚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則凡在庶孫之
列而長者當襲之人也詔用公議會召故荆公介甫爲
翰林學士與學士吕公著同侍講邇英二人奏言故事
講者坐而侍者立自乾興以來講者立而侍者坐請復
故事下禮官公議以謂故事侍臣與講者皆坐或侍者
坐而講者立或講與進讀者立而侍臣皆坐此人主之
恩出一時者也顧皆無所輕重即人主不命而自請之

則非禮孔子之時人臣或拜君于上孔子曰拜下禮也
雖違衆吾從下今侍臣講于上前而立五十年矣以孔
子拜下之義觀之姑用乾興以來故事可也何必改詔
是公議除兼本寺丞事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權開
封府推官遷判官以太常少卿為大僚正旦國信使還
丁秦國太夫人憂解所居官終制除三司鹽鐵判官三
司使出通判永寧軍事召還為三司戸部判官丁魏公
憂服除貼直龍圖閣知審官西院三司戸部副使改鹽

鐵副使起授右正言寳文閣待制高陽關路公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瀛州是歲元豐四年也朝廷以夏人囚殺其長常用兵四萬下米脂數十城夏人陰使遼求救遼人為移書至闕下朝廷報以兵端而北書復來會永樂用兵不利而當遣人使遼賀生辰上難其人二府以安燾為對上不可又以李承之李定為對上又不可上曰韓忠彦嘗使遼遼信愛之而知其父琦貰有勲勞德望加重其子今日使遼忠彦其人也乃以給事中召

公充北朝賀生辰國信使公至上前辭曰臣嘗使遼而今復往無乃使遼人妄意中國為之人也上曰卿無言行矣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公遂行遼人使趙資睦迓公境上行且問西事公一切以閒暇對之且曰西事小小役爾何足問及至其庭中縱觀者如堵皆咨嗟嘆息乃使其國參知政事王言敷燕公問夏國何大罪而中國用兵不解也公曰夏人之罪中國嘗移文矣觀所移之文則罪可知也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信乎如此而

南北大國之好可保也公曰問罪西夏乃細故爾南北

大國之好豈相奸乎言數更有他語公運以言拄之及

還資睦詘服返曰先正侍中之制西事有攻策今取城

若砦數十使先正侍中而至今快可知也公歸神宗皇

帝勞之曰使乎使乎後大遼使至上復使公館客西北

之釁遂解官制之行也章惇為門下侍郎而給事中為

之屬失其職矣乃復奏言今月丁亥詔門下封駁視中

書舍人封還之制庚寅復奉詔門下封駁從執政官議

議不同乃上之竊以給事中與中書舍人任遇均也一則不稟議而聽封還一則聽封駁而先稟議且所駁正之事執政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異而取決于上乃其職爾而更從執政稟議是為失職願從丁亥詔為正從之公又言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所下之書不從中書畫旨出一時又不從中書奏審皆非官制也官制之行將為萬世不易之典今行未朞月而南郊大禮所行已不用官制後將若之何神宗皇帝

詔如官制于是中外之事必由三省而下法官郝京為大理司直有比例而無法吏部患之乃稟于都省而具鈔公曰官制有令必用法也今援比例而廢法是無官制也歐之神宗皇帝嘉公之守于是自吏部侍郎郎官都司官吏皆差次受罰而丞相與同列謝于殿上乃以公為禮部尚書俄遷樞密直學士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州貢文綾文絁有常數詔增貢文綾百疋絁百疋公上言唐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詔貢繚綾千疋德裕奏

言若將匪頒臣下則千匹豈足于用若止上躬自服何至多用千足奏至遂停之臣幸遇聖朝則德裕前日之言亦臣今日所當言者惟陛下察許詔從罷之凡江東西二浙屬郡增貢之數亦罷遂召還為户部尚書而元祐會計録成其大較一歲所入不足以供天下一歲之用公深憂之因上言今天下乃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時歲入之數多于所出故國計有餘祖宗之天下乃今之天下也今歲出之數多于所入故國計不足臣竊計

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費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
三班常選胥吏之數則又過之而天下二稅榷酤征商
山澤之利較之皇祐景德之前無以大相過也則國計
盈絀正今日所當議者上遂詔議裁省中外冗費置局
于戶部公復上言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
宮室器械皆可得而議惟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
見不可盡也按寶元中嘗詔入內內侍省裁節禁中之
費報詳定所慶歷中又詔入內內侍省以章聖時簿帳

較近年禁省之費以聞願陛下上法寳元慶厯祖宗已試之效亦詔入内内侍省忖裁禁省之費報于有司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宫禁始天下幸甚當時所裁雖不盡如公意而歲省縣官之費已數十萬計上倚公以為執政者久矣會尚書左丞某甫去位即以公為中大夫守尚書左丞趙瞻薨復以公為同知樞密院事進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是時夏人已得所賜地事分畫丞相吕大防閿右人也喜用兵故西師尚未解嚴

而公意在偃兵息民以安邊境嘗曰兵在平日猶爲危事今主上富于春秋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是豈用兵時也故訖公在西府七年非甚不得已兵未嘗窺于境外

會宣仁聖烈皇后崩哲宗親政更用大臣數人其下覬望爭取垂簾時事爲言公見上奏言古者君薨三年聽于冢宰不言古今異宜故有母后垂簾之制乃遭會時變補天之隙權宜之大者豈得已哉昔仁宗皇帝初年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共政及仁宗親攬政事言者亦爭

取垂簾時事言之仁宗曰是持情近薄不可聽也乃下詔戒飭中外不得言垂簾時事遂出仁宗之詔為上讀之哲宗皇帝嘉納久之謂公曰知人實難然自先正侍中以來閱人必多矣今侍從之間率自引去誰可以為侍從者公薦彭汝礪曾肇井亮采張舜民韓宗師范純禮韓宗道七人且曰汝礪肇有詞學而以名節自許亮采端亮不倚舜民質且有文宗師安恬久次臨事不苟純禮宗道立朝守正無所阿循皆今日尚書侍郎給舍

之選也哲宗皇帝亦嘉納用之然公自章申公爲相即求去位至紹聖三年正月始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改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章申公辛公去且憚公復來乃使言者言公在西府時嘗棄湟鄯之地降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不行復知定州改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先是魏公嘗以武康軍節師鎮及定武熙寧中又以侍中判大名府有德于趙魏之邦故定武大名皆爲廟以祀魏公而公相去三十年亦爲

鎮定帥而知大名仍有惠政見稱于二邦故定人魏人亦為像于魏公之廟而祀之章申公惇公未已又使言者言公嘗同尚書左丞王存睽奏請刊除謝景初過名非是降中大夫會哲宗皇帝晏駕羣臣朝晡臨道路相傳曰召公矣又曰公今來矣及上即位以吏部尚書召公都下相告語欣欣然如召其父兄至則除門下侍郎進封南陽郡開國公見上陳四事以裨新政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其廣仁恩之

說曰孟子曰湯武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而唐封德彝教太宗用刑罰以治天下太宗曰是欲我失人心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人心故方内大寧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大臣騖于功利而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其失人心多矣社稷之憂也願陛下遠鑒湯武太宗之治近摹列聖之用心罷疑惟輕寬以御衆益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天下之人則人心安人心安天下不足治也其闢言

路之說曰竊以中丞御史諫省之官自昔以為人主之耳目耳目之官人主豈可不自擇哉近年執政大臣慮臺諫之為已蠹也乃布腹心于言路外雖不事請謁而中實相通以蔽欺人主耳目人主何利焉其間有論及時事與執政意少忤衆人曰其必以罪去而果以罪去矣願陛下旁采忠直重厚之士親加識擢布在言路如其敢言有補惟陛下容納主張特加旌勸行其言而用其人則言路闢言路闢則天下之事始可議矣其去疑

似之說曰法無舊新便民則為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六七臣者凡曰元祐之事不問其所從來一皆以為非是而不行凡元祐除用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枉損人材無補于事且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權同聽斷之年也何負于天下而逆施如此願陛下用人之際無分熙豐元祐惟是之從惟材之用則萬務畢舉天下安寧自無事矣其慎用兵之說曰臣自先朝蒙恩守土于外聞朝廷熙秦延慶涇原河東六路進築

五七年間建置城若砦壘數十得地雖廣而不可耕皆由永興等路州軍轉餉以饋之欲實外而外終不可實自陜以西民力大困斬獲之數則增一為百失亡之數則減千為一願陛下試令有司攷其用兵以來之費出于府庫及將吏官軍散亡之實幾千萬數而所建置城壘可耕之地收入以為用者其數幾何而邊城父子肝腦塗地與官軍逃散瘡痍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較然可見矣今日邊事惟亟罷進築之兵以休息

中外惠養萬民則天下幸甚上皆嘉納之公自召還為
吏部尚書未拜而為門下侍郎自門下侍郎踰月遂為
相命既下公上免表其詞曰今蠹萌未消國是難一事
無可否必分年號而後行臣無忠邪槩指朋黨而皆廢
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于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
室幾于九去大霈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減而尚困
追償方當大有為之時宜得不世出之主識者見而喜
曰上醫醫國醫者識病則病可治也公既識今日之病

天下其有瘳乎上既聽用公遂數下赦令蠲天下逋責盡還嶺外流人甄叙士大夫之遷謫者而内外之臣可任使及嘗為御史諫官忠直可言與天下知名士率見收用公嘗與上從容論天下事上聞政令之行猶有當先急者乎公因建言哲宗皇帝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由此能言之士獻言于朝者千萬數今中書所編類章數是也自章惇為政以來與上書言事者為讎敵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為謗訕故上書者率皆

得罪大傷求言之體今臣聞編類之餘猶有五百餘疏繼從編類近日陛下又詔中外許直言朝政闕失然編類之令未除則能言之士必懷疑懼疑者疑求言之意非誠懼者懼如前日之獲罪則今日求言之詔豈不妨哉臣願陛下亟詔有司盡將已類未類之章與省中所行編類前後文書納之禁中罷其所置局則中外之士無所疑懼而所求忠直之言始可來也上即詔罷編類局事章數文書盡納之禁中仍詔公曰已焚之矣當是

時中外欣欣然以為嘉祐治平之事可復見乎今日也是歲郊天為南郊大禮使進右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儀國公而曾布子宣為右相子宣數至上前留身務破壞公所為以中傷公所引重者或勸公亦留身上前與之辨公曰宰相自有體如是又一曾子宣也其相去幾何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乃上章乞罷相補外上封還所上章使中貴人趣公至都堂視事而諫臣吳材王能甫數奏疏言公以嚮子宣意所便公聞之復

上章請外章凡三上乃以公為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而材與能甫言不已乃罷大學士猶知大名初欽聖皇太后垂簾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惇猶未去位公與申公簾對皇太后曰登極之恩博矣無所不被廢后孟氏可復也公退謂申公曰有故事乎事體之間無所傷乎曰無傷及以事對上曰復孟氏則可而皇太后欲復孟氏而廢劉氏柰何復一廢一則上累永泰豈小哉公等執政也其執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謨訓也其敢不執退

見皇太后皇太后欲以廢復為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爭之皇太后之議遂格而言者不知又曰是嘗動揺中宮乃降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公自罷相守大名凡三黜怡然無所辨及言者誣公以中宮事公曰是不可不辨也乃具言其始末上之而言者抵公尤力遂降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居于懐言者未厭乃曰公在位嘗棄湟州非是遂復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居于濟及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是歲

崇寧三年十一月也明年九鼎成大赦公得歸相又一年復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如故俄復通議大夫請老遂還公故官以宣奉大夫致仕踰年薨于安陽之里第實大觀三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二惟公系出博陸自高祖而上載于顧命之碑與龍圖閣直學士潁川陳薦所撰次魏公之誌不備言也曾祖諱某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祖諱國華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及公在位申贈

燕魏二祖皆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而忠獻魏公以故韓王趙普故事贈不加娶兩夫人皆故太尉惠穆呂公公弼之女嫡曰韓國夫人繼室曰蕫國夫人四女五子十一孫三曾孫子治中奉大夫滐朝散郎浩奉議郎澄宣德郎女嫁蔡承馮詢王傅約王朋約有既嫁而卒者孫曰肖胄肯胄膺胄完胄宏胄安胄實胄應胄昌胄莊胄昭胄曾孫曰龢協彬或問公之所行孰為大曰公有大焉而人未之思也為其父為宰相而身又為相乎曰漢

唐本朝父子為宰相者可問亦可記也美則美矣奚其大曰為其逮事五朝出將入相凡弟聯榮子孫衆多門下之士誦美無窮乎曰顯則顯矣奚其大然則公之所以為大者何也曰公質剛氣和居家不妄語突内無機心外不事矯飾天下之士不待被公之恩承公之力皆咏公賢而期公貴非天爵之高不至于此此則似大矣然猶未也蓋嘗聞士處窮困甘藜藿褐衣蓬戸出入為常及其遭時遇合都廊廟位卿相得志之事日日在前

而能不忘宿昔窮困未遇之心者以為賢矣一旦失倚
離權身折勢奪宜其追惟夙昔窮困未遇而等之有以
自慮然猶憔悴枯槁或慍懟而自失故屈平懷石亞父
疽殞賈誼忌鵩張昭塞户漢唐以來公卿大臣以廢放
不用而顛沛若無以樂其生者比比是而公生于魏公
之世長于宰相之家少有閒望食飲服用居處行乎富
貴者四五十年卒亦自為宰相豈嘗知閒放之事窮居
之樂哉而崇寧大觀之間遭吳材王能甫之毀身被五

黜僅夷庶士去都邑廟堂之重而寓異鄉下里之居辭公卿寮采之奉而接野夫鄉老之陋謝旌麾徒御之衆而甘輿臺僮使之約富貴之事物物不同而公中懷漠然不異乎昔門下之士間得請謁于前者辭氣顔色了不見其欣戚惟以上恩保全先衆人還鄉里叙感而已則良為大也蓋能用而不能舍能顯而不能晦能處安樂而不能處患難皆非成德也能用能舍能顯能晦能處安樂且能處患難然後為成德成德始可言大矣故

曰公有大焉者此也公所著文章集為三十卷奏議二十卷魏公行事一卷家傳十卷藏于家未出謹狀

西臺集卷十五